

「書評」與我

白 痴

人是羣居的動物，也是盲目附隨的動物，大家都耐不得寂寞。小林提議消夜，結果，大夥兒就跟着出去了。寢室裏靜悄悄的，只剩我一個人。天花板上的吊扇，有氣無力地扭動着嬌軀，似乎是受不住熱浪的侵襲。我呢，一個上下班的「機器人」，呆板的工作，單調的生活。舖在眼前的道路，用幾個指頭就可以數得出來。除了結婚、生子的生物使命以外，簡直一無所有。而我也時與「三更燈火五更雞」這玩意兒來折磨自己，來參加大專

聯考。空白重疊着空白，白茫茫的一片。在這種蒼茫裏，白紙上印着的黑字，就成了我唯一的色彩，唯一的消遣。

雖然說我們這裏是「開發中」，可是文明的產物——書籍——倒是不少。重慶南路那一排「書縱隊」，加上中國、中華兩個「書總部」，龍蟠虎踞，蔓延千里。

有人批評我，說我是「買書專家」。花了半生的血汗錢，得到的是一堆堆的「書僵屍」。不但我的眼睛累得透不過氣來，就連我這一條老命也差點被書本活埋了。花花綠綠的新臺幣換來的，是一本本的「高級廢紙」。要不是碰到「書評書目」，我真的要不知所終了。

老實說，「書評書目」裏面，我比較喜歡書評，而不喜歡書目。因為，前者可以使我知道那一本可以買，那一本書不必買，省得花一筆冤枉錢；而後者所列的那一行行

「黑名單」，看得人眼花撩亂，心生恐懼：「還有這麼多的書沒有看！」

就拿近的來說吧。我本來要買一套「大系」來充充門面，可是，一看到「評大系」的文章，不是冷嘲就是熱諷，我的荷包就縮緊了。結果，只買了散文部份而已，姑且把它們當「選集」來欣賞罷。

又，看到第五期「下期重要預告」裏有林柏燕先生的「評西方文明下典型的牢騷小說——何索」，以及他在第四期裏發表的一篇「論午夜牛郎的窩囊人生」，個人覺得林先生似乎有輕視「洋著」的心理。對這兩本稍有名氣的書，一口咬定這是「牢騷」，那是「窩囊」，未免也太那個了。

其他，還有很多火藥味很濃的文章。雖然「書評」強調「不要涉

及人身攻擊」，可是，讀書人的修養也好不到那裏。話不投機半句多，拳打腳踢，棄文就武，那是兵家常事。人畢竟是脫不了「情慾」這一關，連清高的儒生也無法例外。「兩月新書」算是較冷靜的了，所有新書都輕輕一筆帶過，沒有人間煙火味。

現在，我每兩個月才買兩本書：一本是「書評書目」；一本是「書評」所推介的著作。比如：我看到朱星鶴先生評介「把生命放在手中」，覺得不錯，就跑到巨流圖書公司去買了一本。這樣一來，書籍的花費就少了，而我也可以慢慢地咀嚼，慢慢地精讀一書了。我要感謝「書評」的出現，使我不會成為「買書狂」的大頭蒼蠅；它像一顆定心丸，使我成為一個能安靜地坐冷板凳的「看書專家」。

宿舍裏的夥伴一個個地回來了。有的跑到「查某間」去找小姐，發洩一下煩悶的精力；有的到酒店去「今朝醉一回」，冀圖忘掉世間的繁雜。我們這輩年輕人理想很多，心情雜亂無章，不知所從。雖然說條條大路通羅馬，可是問題在不知道走那條路才好。過去，我也曾迷失在「書陣」裏，一無所獲；現在我不會再「亂亂轉」了，因為，我有「書評」指引我一條「看書之路」。